

和钟华访谈录

时间：2005年8月

地点：云南丽江

访谈人：王金玲

被访者：和钟华

王金玲：今天我们到云南丽江采访和钟华老师。

问：和老师，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你给我们讲一下你的姓名啊，出生年月啊，自己的一些成长过程啊，好吗？

答(穿民族服饰,坐着)：我叫和钟华，纳西族，出生在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我从11岁以前，我是在金沙江边的石鼓小山村里面长大。老家是在古城，11岁以后我才回到丽江古城老家。那么，我在小学、中学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故乡度过的。小学五年级以前是在石鼓，六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在丽江古城上学。我们这个地方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包括外来民族，以前呢，包括汉族进来，都是穿纳西服，他们会讲纳西话。那么，他们呢，叫我们是本地人，我们叫他们是汉人，大家和睦相处，所以，一直都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地区也还有很多民族，与金沙江隔江相望的是藏族地区，还有小凉山那边是彝族，还有呢，还有白族，跟我们杂居。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大家庭的环境当中。因为丽江是我们纳西族聚居区，纳西族全国唯一的一个自治县——纳西族自治县，就在丽江，以前是叫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现在丽江改为市以后，就叫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在纳西文化的环境当中成

长以后，因为我的父母，我的祖辈都是地地道道的纳西族，对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啊各方面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问：你的父母是干嘛的呢？

答：我母亲是个普通的纳西族妇女，就是靠。。我们是在农村的小镇上吗，她主要是搞小手工业，你看，我背上背的这个就是我母亲绣的。

问：哦！很漂亮啊！

答：我小时候就是跟着我母亲长大。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她就是靠刺绣，摆点小摊，维持生计。父亲呢，我周岁的时候，他就上了抗日前线，所以我就不知道，原来听说他是在教乡村小学。

问：就跟父亲没有见过，是吧？

答：对，没有见过面。

问：哦，就一直跟着母亲长大？

答：嗯，一直跟着母亲长大。

问：那你母亲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答：对，很大。因为我生长的那个纳西族地区呢，就是以古城为中心的那部分，从明代就开始接受汉文化。我们当时是土司统治，土司姓木，我们老百姓就姓和，然后开始接受汉文化。然后，雍正元年，那个 1723 年，“改土归流”，改为中央派流官来统治。所以那个时候呢，流官就是实行“以夏变夷”的政策，就是他们提出来叫“习汉文，仿汉俗”。为了接受汉文化教育，改变我们的一些民族习惯呢，就是从汉俗，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像我们祖上，就我外婆家，是那个纳西族历史上改土归流以后，平民子女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接受汉文化的机会。然

后呢，开科取仕制度又为那些学子们开辟了一条走上仕途之路。我外婆家曾经出过一个翰林，纳西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翰林，也就是清朝雍正年间以后到取消科举制度以前。进士呀，那些都是很多（我记不清数字了）。我的父亲那边呢，我的高祖是拔贡，也是科举制度的。所以以前，是汉族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汉文化影响对这一层人特别深，我母亲就生长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那么，我外婆呢，她 17 岁就嫁人了，因为是包办婚姻，学汉族了，被改造过来的，这些包办婚姻。后来因为没有生男孩，外公连娶几房，因为我外公是独儿子。所以我外婆呢，带着我母亲和我母亲的妹妹就流落到金沙江边去谋生。后来，我的那个姨妈，我母亲的妹妹出嫁以后，我母亲和我外婆住在一起。我出生以后，我的家庭就是很特殊的三代女人的家庭。外婆一代，是个女人。外公又娶了小的在老家住着，我们是在金沙江边。母亲结婚以后，父亲就出远门了。所以母亲就照顾妈妈，跟外婆住在一起。我呢，又是个女儿，所以三代女人住在一起。

问：哦，你妈妈就生了你一个？

答：原来生了一个比我大 12 岁的哥哥，但是夭折了。

问：所以实际上就你一个女儿？

答：对，就我一个，独生女。

问：那像这样的话，你外婆，你妈妈，对你的成长道路上有很大的影响？

答：很大的影响，影响非常大。因为我外婆这个人呢，她性格比较刚烈，好打抱不平，就是这样。所以，以前老家，他们流传着很多我外

婆的故事。从小呢，我妈妈为了谋生，所以外婆带我长大。所以我知道很多药草啊，还有很多纳西族的故事啊，都是外婆教我的。我小的时候是在外婆讲的故事中长大的，所以我最早接受我们民族文化的教育，我外婆就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但是外婆呢，后来，我还不到10岁的时候，外婆就被我的小姨，小姨就是我外公的小老婆的女儿。。。外公一直连娶几房都没有儿子，所以那个小姨就招婿上门了嘛。当时小姨结了婚以后，要生小孩，其他外公外婆都已经死了，就只剩下我这个外婆了，所以把我外婆接过去照顾。以后我就一直跟我妈妈在一起，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她很正直，善良，非常勤劳，还能够忍让，这些对我都是刻骨铭心，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这种特殊的家庭，因为基本上外婆也是守活寡，妈妈也是守活寡，是不是？所以她们社会地位呢，就是比社会上一般的寡妇地位更那个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妈受到族里的欺负，就是因为我是个女孩，我要是个男孩在家庭里就有地位了，这是一个；还加上父亲在外边。我记得后来我要读中学了，我妈妈觉得因为在金沙江边不安定，就是想搬回老家住，当时他们都不同意，要等我父亲回来才能去住。我老是觉得他们欺负我妈，那时候，我就想，哎呀，为什么我不是个男孩。

(换访谈地点: 穿民族服饰, 站着)

答：那么上大学以前呢，就是小学到中学阶段，我都是在本民族的地地区上的，所以呢，虽然我们学的是汉文化，但是周围环境都是纳西文化，就在这种氛围当中成长的，我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异样的感觉。然

¹ 低。

后上大学呢，我是在重庆念的大学，就是现在的西南师大。那么从中学到大学呢，从我自己的感觉，因为 10 岁以前，我是在金沙江的大峡谷里边出来的，然后到了古城。那么毕竟金沙江大峡谷到古城，它是一个城市，使我的视野开阔了。然后呢，从纳西古城²又到了重庆，重庆是西南的重镇，所以眼界更宽阔了。从知识层面来讲呢，有种从井边到大洋边的感觉，所以一方面觉得很愉快。特别是我也很幸运，因为我们纳西族妇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呢也有少数能够读书，但毕竟是凤毛麟角。那么像我这种情况能够上到大学呢，我觉得的确是我的幸运。因为我是在国家提倡男女平等、民族平等政策直接的受惠者，所以我就踏上了大学的殿堂。当时我就贪婪地学习，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系。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使我非常激动，也使我更加热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过去历史上把少数民族说成是蛮夷之地，以后呢由于总是互相不了解，加上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歧视政策，所以外界呢对少数民族非常不了解。尽管学习环境非常好，老师、同学对我也非常好，但是有些时候他们提出一些问题，让我啼笑皆非。某些方面我就感觉到外界对我们太不了解了。那么我就以一种民族责任感吧，这是自发的，就觉得我有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我要把我的知识回报我的民族，我要让外界人了解我们民族真实的情况。

(换访谈地点:穿民族服饰,坐着)

答：云南是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全省世代居住在这个土地上的总

² 即丽江。

共有 26 个民族，其中有 25 个是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文化。那么这些文化呢，我前面讲到的，也应该让外界人知道。所以我们云南很多搞民族学的、人类学的都在朝这方面努力。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我呢就是研究民族文化，重点又放在纳西文化上。因为本民族我比较熟悉。语言、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优越条件。另外一方面我也有机会进入汉语言文学系去学习，也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呢，我算是最早关注民族文化方面的人。那么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妇女在民族文化的创造、保存、传承，弘扬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但是往往呢被淹没了。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关注点就放在民族妇女的研究上。那么我介绍一下这些年，就是二十多年以来，我几乎跑遍了省内大部分的边疆民族地区。我简要的把几个民族介绍一下：(介绍照片)这是彝族——都是云南的 - 这是藏族，这是傈僳族，都是一些工作照，所以我也在里面。这是基诺族，这是普米族，这是傣族，这是我们纳西族摩梭人。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我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换访谈地点:穿黑色外套)

问：和老师昨天你讲到关注民族文化，后来讲到关注民族妇女，那么你是不是通过一些项目来实施你这些转移？

答：从民族文化到民族妇女的研究呢，我本身也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开始从文化转到妇女以后，我的着重点是在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化，那是在“九五”世妇会以前那个阶段，所以我就参加了。。。写了一些东西。最早的，我就写我们的纳西东巴文化，就是东巴文化的女性崇拜的演

变，从女性崇拜到男性崇拜的演变，对妇女地位递变，从这个开始。然后就是涉及到其他的民族，因为很多民族文化现象有类似的地方。在世妇会以前，我就参与组织编写了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总共20多本。基本上就是每个民族一本，我们是一个集体，我是参与者。九五世妇会以后，我对很多东西呢又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还有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也是这样。我最初接触的是，在我研究民族文化过程当中，当时国外的一些基金会资助，像福特基金会，它就资助搞一些扶贫项目啊，还有那个社会林业项目啊，那里边他们就要求，资助方就要求参加项目的人呢，要有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三分之一是女性，作为特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课题的承担者就把我们，像我类似的，就是双重身份 - 又是少数民族，又是妇女的 - 就把我们给吸收到项目当中去。在参加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我的角色呢主要就是关注在林业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类似的这些。这是一部分调查，在实际的项目中。还有呢，同时我还在搞文化的研究，在这些调查中，我也要深入基层去了解很多情况。当时呢，就让我走出单纯的科研，到了基层，知道她们现在的生存状况，妇女的状况。从另外一种角度讲呢，我就觉得我的很多资料，研究也好，我搞课题也好，都是来自于她们，对不对？那么我呢，我就应该是回报给她们，不能把她们当成仅仅是我的资料的提供者，或者是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就感觉到有这样一种体验以后，我就逐步从把文化作为重点，逐步转向搞一些课题，就是搞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

那么非常明确是在“九五”世妇会以后，特别感觉到妇女的社会参与³。在这个方面，我当时就申请了一个项目，就是云南民族少数妇女参与和发展的现状调查。当时是有十几个民族，所以我跑了很多地区。调查了以后，使我无论从感情上或者是理性上都有了一个飞跃，从此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基本上就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搞项目当中去。有空就把从项目中的一些感受和认识作一些思考，也写点东西，基本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两年，我涉及的方面更多的着重在。。。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就是你不是救世主，对不对？你要跟你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成果也好，分享经验也好，或者是同甘共苦也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呢，要站在她们的角度，你别居高临下地看她们，是不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得益很多，这个问题我放在后面来谈一些。我对摩梭女性的跟踪调查，是调查了……先后从开始到我写书完成总共是十二年。十二年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时我还在上班，那么我假如为了提职称的话，就可以早在我退休以前就写出一本书，就可以解决我的职称问题，但是呢，我当时想呢，我是考察那个摩梭母系制的现代变迁，要研究一种文化变迁，不是一天两天，要有一段相对长的时段，不然你不可能捕捉它的规律，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些，我就不写，我就一直跟踪调查，一年两年去一次，我有重点的村，我有重点的对象。所以我成书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有一些朋友，她们很不理解，就说你为什么还不写，其实我资料也很多，当时我觉得对负责的研究者来讲，

³ 参与的重要性。

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抛开，留给后代真实的东西。那么我现在聊以自慰的是，因为我这样搞了以后，他们摩梭人的评价是比较好。我们有些年轻人下去，他们就说：“你们要介绍我们摩梭，你们不要乱讲，你们去看和老师的书，就像她那样把我们的真实情况讲出来。”她们妇联主任在全省的一个研讨会上，她在大会上发言，她就说“关于我们摩梭，写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只有和老师是站在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把我们要说的话帮我们说了”。哎呀，我感觉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评价，对不对？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我觉得是。。。所以我也聊以自慰。但我也不是说我写得很好，因为我不是十全十美，因为我毕竟还没有生活在她们当中，也不是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所以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文化隔层的。但是我所能做到的是，我努力地要克服这个隔层，不是用我自己了解的一些既定的观念模式去来套她们的一些文化现象，是不是？所以，她们在想什么，她们在做什么，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站在我的立场，是站在她们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换位思考，就是我在研究当中最大的收获。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关注她们的发展、变迁，特别是现在那个经济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也不是生活在过去的那种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外来文化也大量地进来了，本土文化也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调适，重新整合，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思考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种文化现象呢要关注。从文化的角度。还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也就面临着，女性群体也好，包括男性群体也好，都面临着一些观念的，还有角色的，各方面的转变，他

们也面临着很多困境，所以我就在调查研究当中和做项目当中，我真切感受到一点就是要提高。。。要加强妇女的能力建设，要本身自己提高，“打铁还要本身硬”，是吧？还有自己要起来参与，光是把外边那些概念输入进来，没有变成她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那只是流于形式的东西，所以这样搞以后，最近两年呢，我就参与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主持的“照片之声”项目。那么，“照片之声”项目的初衷呢，是为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云南省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一个合作，就是对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作一个大自然保护的规划，因为这个地区呢，它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富集的地区，非常珍贵。很多外界已经消失的东西这地方还保存着，不管是自然的和人文的都有。所以为了规划，就把照相机发给农民，就让他们自己来照，我们不给他们提示你能照什么，不能照什么。我们把项目的目的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认为，从他们眼中，他们想说什么，就是用这样，用照片来说话，所以这样搞了以后，从我搞社会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是加强能力建设的一部分。而且呢，它也是，就是妇女群体也能直接参与到一些重大的决策的一种尝试吧，我是这样来看的。那么，今天我要访问的和云英，也就是我们的照相员之一，她照得非常好，她的一些照片已经在世界上报刊杂志上登了好多。云南电视台还请她到电视台谈她对保护环境的一些感受，反响都非常好。

(换访谈地点:穿黑色外套,和一位当地妇女)

答：这个项目是“照片之声”项目，时间是在 2002 年开始的，现在项目已经结束了。

(少数民族语对话)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拉市乡海北行政村格乐村 和云英 纳西族)

{ 参加了“照片之声”项目后，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对大自然更加热爱了。不光自己去行动，还要带动周围的人。照了相，自己就有很多感想。比如，鱼类资源少了，与污染有关系。我们撒了农药后，在海边洗瓶盖，对水有了污染。过去没有注意，现在认识到了。通过照相，对自己也有信心了。过去不敢想的事，也敢去做了。现在我家承包了一座菌子山，一年有 4、5 个月要住在山上管护林木。采菌子一年有 4、5 千元的利润。}

这些就是她照的有关保护自然的照片，她照的照片在外边也很受到好评，她自己呢，觉得对自己也有信心了。

(换访谈地点:玉湖村)

问：和老师，现在请你谈谈你在这边做的另外一个项目的情况。

答：这个村呢是叫玉湖行政村，我们现在在这里进行的项目是叫“照相故事”项目。那么，我为什么选这个村呢，就是。。。从我个人对这个村的一种经历也好，一种联系也好。我最早到这个村是在 1993 年，当时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一个旅游发展项目，我就来到了这个村，第一次。这个村当时在丽江坝区呢是一个贫困村，由于它地势比较高，它是丽江坝离雪山最近的，在雪山脚下的一个村。它土质贫瘠，气候

偏冷，海拔偏高，所以呢比较贫困。然后它有些自然资源呢，也不能够合理地利用，诸多原因导致了贫困状态。经过这些年后，它最大的变化是找到了。。。它是属于玉龙雪山风景区内的一个村，因为属于风景区有很多资源，那么，最近两年呢，它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产业，就是旅游，通过旅游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你看那个房子，我就非常有感触，来一次，变化一次，越变越好，越变越好，就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的“照相故事”项目放在这里，我们“照相故事”项目的宗旨就是，还是利用照片的手段，发相机给村民，让村民用他们的视角来看怎么保护环境和怎么能够促进社区的发展。那么最终目的呢，我们准备搞一个社区的综合发展规划。

问：就是通过照片发现他们的需求，开发他们的潜能？

答：对，开发他们的潜能。那么当时，我们主要是想。。。因为以前我也参加过一些项目，基本上都是外来的组织搞的，现在我们自己来搞，想怎么样把外来的一些方法和理念加以本土化，作为我们研究者角度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参与的手段。那么这个项目跟“照片之声”项目不同的是，那个项目是保护大自然的一个规划，我们现在准备做的一个，最终的成果是出一本手册，就是如何利用照片的手段，用拍照片作为一种调查研究的工具，一种收集信息的方法，而这种信息是来自基层的第一线，直接来自基层的。用这种方法呢，通过前两年搞的，我们的一种体会就是，我们搞社会科学，我们搞下乡调查，那么譬如我呢，我自己脑子里面设定了一些方法和我要问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村民按照我们的思路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要变成我们的论文也好，或者我们的一些实践也好，又加以我们自己思想的过滤，是不是？这种呢，我们是处于主动，而他们呢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是不是？不是主体参与进来。我们现在呢，是想让他们以主体性的身份参与进来，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和他们的一些观点。

问：尤其是妇女哦，过去是听不到她们的声音。

答：嗯，那么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挑选的原则，要两性比例一比一，年龄层次老中青，还有经济状况，上中下都有，还有组成人员，村级干部将近百分之十不到一点，主要是一般基层的农民，他们平常特别是一些社区的规划中，平常基本上听不见他们声音的那一部分人，特别是妇女。因为在社区性的一些活动当中，特别是一些公共领域很难有她们的声音。我们呢，这次就直接让她们发出声音，就是用照片。而且我们更侧重照片后面的故事，她们怎么看，所以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性别意识这部分，这是一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昨天我好像也讲过，她们是直接参与整个社区的规划，社区发展规划，所以我们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能力的提升。所以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它有典型意义。主要典型在哪里呢？它原来是一个很贫困的村，通过发展旅游以后，它就逐步变富裕了，不光是富裕，人们的精神面貌啊，不光是经济收入，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旅游的参与呢，男女都有，它最集中的一个是牵马服务，就是让游客骑上马，上玉龙雪山里去。牵马呢，男女老少都有，而且妇女占的比例相当大。她们呢就直接参与了这些经济活动当中去。在

以前呢，妇女就是做家务，在田间，她们的活动天地是这样。现在呢就是推向了市场去。所以呢，她们精神面貌和各方面变化很大。所以呢我们干这个事情，使妇女由贫困逐步走向富裕，这里边是不是有些我们感觉到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问：也有一些本土的经验。

答：嗯。刚才讲的是我选这个村的理由。一个是贫困，怎么改变贫困面貌，走向富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前面也讲到，我对这个村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吧。我最早是在 93 年来参加那个项目嘛，那个时候，他们是比较贫困的状态。当时是禁伐，因为以前它是在玉龙雪山脚下，离森林也很近，所以它靠木材来填补。。。生活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因为它土地贫瘠以后，农产品也不是很好，而且很多水土也保不住，主要是沙石地，加上气候转暖，多种原因，所以人们的生活在丽江坝区来讲还是比较贫困的一个村。这种印象很深。当时呢，我们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从女性的角度来考虑呢，当时课题搞生态旅游的时候，我们主张把社会性别的视角放进去。这里边呢，当时那个路不是像现在这种状况，就是比较烂，那个水也浅了点，既是路又是水沟，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喝水也在那边，人踩马踏，所以对饮水的清洁卫生，人畜健康，都带来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呢，水源地区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湖，湖里养的是三文鱼，是一种肉食的鱼，不是我们养的，是其他单位养的。然后呢，把鱼丢了以后呢，那些肉食动物的粪便也好，还有那些不干净的东西都是要流到这些沟里边，所以这个是污染很大，污染很大。所以后来

项目结束以后,项目组用项目经费给他们修了一条水渠。那么现在呢,几年以后我又到这个村以后,它最大的变化是,政府拨了款以后,他们就从山里面直接把引水管引到每家每户,所以它就干净了,这个面貌就感触很深。还有一点就是地震的时候,就是96年丽江大地震的时候,我也曾经来这里救灾,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片狼藉,它那个断墙残壁,惨不忍睹。那么在前几年呢,随时还能看到地震的痕迹,坍塌的房屋啊,这些还修不起,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去年我一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唉呀,怎么会变得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是比较关注这里社区的发展,恰好我们“照片故事”项目最后的结果,除了出书以外,要在社区搞一个发展规划,就是在保护生态,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之下,怎么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要搞这样一个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我们搞,而是这些照相员通过他们的照片在社区里面展出,收集不同的信息,实际上蓝图已经出来了。

问:然后大家一起做?

答:对,大家一起做。

(换访谈地点:和一位当地妇女)

答:这位老人叫李近兴,她是先后当了19年的村干部,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她是不干了,已经停了好多年了哦?

李:停了20年了。

答:停了20年以后,村里又选她,要她一定来当村支书。那么这次我们就请她当我们的照相员。我想请她介绍一下,他们村里边变化以后给妇女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对照相项目她的感受。

(少数民族语对话内容大概)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北沙乡玉湖行政村玉湖村 李近兴 纳西族

“照片故事”项目是个很好的项目，以前自己想的只是自己知道，现在通过照片可以让政府知道。我虽然年老了，但还可以做点事，我喜欢这个工作。

以前我们村是贫困村，现在旅游业发展起来了，生活也好过了，对妇女也带来了好处。我们这里是半山区，气候恶劣，家庭收入相当困难。妇女们要到雪山上砍竹子扎扫把找点钱，体力消耗大，也破坏了生态。现在只需牵马就可找钱，既增加了收入，又减轻了妇女负担，还保护了生态环境。

(换地点:在水渠)

问：和老师，这就是您那个项目做的水渠，是不是？

答：对对对，就是这个。

(换地点:丽江民族文化与性别研究会)

答：这是我们组织的核心成员，我们大家也一起共同搞项目。除了搞项目外呢，我们还搞了一些理论研究。我们这个组织考虑到今后的发展，就是要老中青相结合，还有我们感觉最高兴的是还有男同胞的参与——他就是男同胞的代表，我们还有其他的男同胞。另外呢，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关注民族妇女，民族社区发

展，自然资源的管理，环保，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么在搞项目的同时继续进行一些理论的思考，理论的研究。